

胡同

◎ 王成彪



王成彪/图

上消毒，疼得我全身哆嗦，牙齿咯咯地响，从此老实了不少。

顺着胡同走到南头是个丁字路口，连着一东西走向长长的大街，那儿有两处老宅子，一处西侧，一处胡同的最南侧，老宅废弃的院子

里杂草丛生，破墙残垣，没有人烟，也不知荒废了多少年，甚是诡秘。传说屋檐下有一双小红鞋，大白天的就很恐怖，到了晚上更是吓人。这还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，夜自习回家的路上黑漆漆的没有一丝光亮，寂静地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，

大地有耳

◎ 吴昌勇

上奔跑，洶出一大片，毯子一般从山头散开，铺满半面山。它们把生命的底色铺洒在山坡上，为天空倒映出一片成长的黛绿，它们要为绵延群山着一身暗纹的衣衫。

几个日头过后，地耳又蜷缩成豆大的黑点，和腐殖的泥土一个气色。鸟雀站在枝头，眼睁睁地看着地衣如潮水般缓缓退去，大地露出新鲜的皮肤，地耳再次还原成一粒种子。

地耳的耳朵一直醒着，只要雷声轰隆，它们像窝在草丛中的兔子，警惕地扑棱着耳朵，扇扫着身边的细微响动。它们将这种响动听给自己，也听给大地，听给草木根须，听给节气和每一粒泥土。有了这些大地的耳朵，一切神秘都变得释然和开怀。

进入梅雨季，地耳迎来一年之中的生长旺季。不温不凉的雨水和松软油汪的土地，让地耳的身子在发育中开始鼓胀，一双双肥硕的耳朵在风中打开。雨初歇，妇女和孩子就戴着草帽，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，挎着竹篾筐子进山采收地耳。山坡上，一嘟噜一嘟噜的地耳如山花一样繁茂，五指并拢从根部完整拔起，不太会工夫就装了多半筐。嫩闪闪的地耳如泥鳅的背身黝黑光亮，水湿水湿的一朵一朵，透过光亮的耳膜，似乎能看见菌丝正在大口呼吸。这时，生长在构树和花楸树上的木耳也迎来采摘季。和木耳相比，地耳的身子骨更轻盈单薄。乡间人说，木耳是木头花，地耳是泥巴花，一样的花朵一样的血脉，都是产自大山的野味，都仿佛是风雨雷电托生的精灵。

访莫言旧居随感

◎ 范 繁



出旧居，北面二三十米就能看到几乎每一部莫言的作品里都会出现的胶河。河堤约两米高的样子。莫言小时候，有一年河里发大水，他正

每到这儿屏气凝神，撒丫子就跑，不管跑多快，总感觉后面有人追。写到这里想起了家门口不远处的那口石棺材，它是宋家老奶奶给自己准备的，那也是我们几个小朋友的领地，经常光着屁股蹿上蹿下……

天气炎热时，农闲的人们就会在胡同里拿个大蒲扇乘凉聊天，母亲经常靠着大门在槐树底下搓麻线，而几个老奶奶在胡同树荫底下盘腿纺线，一手摇着纺车一手牵着棉线，还有用梭子织网的。这网可不是渔网，而是古时女人们盘髻用的。

夏秋的傍晚，会有一大群夜面虎子（蝙蝠）在胡同里飞来飞去，我和姐姐各拿一把大扫帚追赶着扑打，偶尔能逮到几只，老人们常说夜面虎子是老鼠偷吃了盐变的，除了蝙蝠还有蚂螂（蜻蜓），尤其是麦收季节，成群的蚂螂在胡同里嗡嗡乱窜……

小时的我最期盼的是那些走街串巷卖东西的，足不出户听声音就能分辨出：卖豆腐的敲梆子，换洋针的用拨浪鼓，染布的好像也是用拨浪鼓，铜盆的拖着长腔大声吆喝着，玩藏掖的（卖艺的）敲锣，生产队长吹着哨子催促社员们下地干活，还有站在胡同里骂街的……

啊，胡同永远是孩子们的天下，踢毽子、跳方格、打宝儿、玩泥巴、弹弹子、玩老鹰抓小鸡、跳绳、抗拐、放鞭炮、逮蝙蝠扑蜻蜓、打架，说起这些，眼前竟然浮现出那时的画面，嬉笑逐闹，影影绰绰……

1985 年全家搬进了村后盖的新房子，自此离开了那条老胡同，再之后村里重新规划，老房子越拆越少，胡同也逐渐消失殆尽，随之消失的还有我最美好的童年时光……

运河岸边大兜路

◎ 于学周

我和老友约在杭州的运河契弗利酒店见面。老友特别说明，可以把车停在酒店停车场，可以从酒店走到后面的运河边。

酒店是一幢青砖建筑，高大宽敞，不像寻常所见的酒店样子。从大兜路上的指示牌知道，这幢建筑原来是国家厂丝仓库，酒店由仓库改建，怪不得它显得如此另类。仓库在运河边上，这是天经地义的安排，大运河，曾经的中国经济大动脉，如今只在这里体会它的余惠。

穿过大堂，过酒吧，外面就是大运河，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奇遇。如果说长城是王朝安全的屏障，那运河则保障了王朝的活力，它们一个横在北疆，一个贯通南北，一横一竖，呈丁字状，共同支撑了旧王朝的江山。唐代诗人皮日休有《汴河怀古二首》写出了这层意思，诗曰：

其一：
万艘龙舸绿丝间，载到扬州尽不还。
应是天教开汴水，一千余里地无山。

其二：
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
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

运河边上竖立了一个标志，让老街保留的些许旧韵味儿变了味儿。很新的仿古建筑，那份新让人想到土豪做法。翻新与做旧是当下的主题，因为传统与现实已经割裂，于是就有了这样簇新的东西。其实这个标志有点多余，没有它或许历史感会更强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应该有一份内在的自信，而这是自信还是自卑？这样的标志反而露了怯。

河堤石护栏上布满绿苔，像是看过无数帆影，亏得这些绿苔存贮的沧桑，让历史的影子没有完全消失。据史料记载，宋代时，杭州城北重要的贸易中心在大关桥、江涨桥、卖鱼桥一带，即现在大兜路区域。明代已有大兜路路名，长 1100 米，宽 5 米。明清时，大兜路区域增设集市，建官办粮仓，成为杭州城北重要的集市、贸易、仓储中心，运河沿岸都是水陆码头，商铺林立，街市繁华。旧时的《杭州通》中曾记载：“大兜乃湖墅之一小地名也，亦为拱埠往来城内之要口。”1981 年这里正式命名为大兜路。

和朋友选了一家茶楼，进去要上一壶熟普，嗑着瓜子，吃着干鲜果品，天南地北聊着，时间像悠悠的运河水缓缓流淌。一扇格子窗，很有中国味，透过它看出去，风景有了别样的情调。窗外有一棵芭蕉树，对我这样的北方人，阔大的芭蕉叶就意味着南方，而南方便是细腻精致的代名词。

街上有卦师穿一袭白衣，远远望去仙风道骨的样子，在等待路人前来求卜，卦摊很冷清。人心不得安宁才会拜服在神灵前。我一贯不信这个，更觉得没有多少人会把卦当真，活在当下，谁敢说能把握未来？大运河从历史流淌过，它也未必知道自己的未来。

（周晓方 编辑整理）

（周晓方 编辑整理）